从清前期皇宫建筑艺术风格看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

支运亭

人类文化,或称人类文明,是一个十分广泛的概念,大致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大方面,此即通常所说的大文化。它的内涵丰富多彩,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婚姻生育风俗习惯,到政治、经济、军事制度及信仰观念等精神生活。满族作为中华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历史上以勤奋刻苦、善于学习、勇敢善战而著称于世,在推进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沈阳清故宫是努尔哈赤统治集团崛起东北与其后代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中的一个重要产物,是满、汉、蒙、藏等族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作为清前期重要的皇宫建筑,“它以满族民族特色最浓而最见长”[①],与明清皇宫北京故宫相比有着不同的鲜明特点。本文主要从清前期宫室和皇宫的兴建到以后的变化,通过对不同时期的建筑形式、布局艺术风格的对比来研究、探讨满族文化发展的趋势。

一、初创时期的满族宫室

1. 佛阿拉

明万历十一年(1583),时年25岁的努尔哈赤以复仇为名兴兵立业。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呼兰哈达筑佛阿拉城,山岗上筑城三层,“建造了衙署、楼台”[②](即办理公事和居住的地方)。据当时目击者朝鲜李朝南部主簿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录》所记,它的“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建筑“外城,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木椽,如是而终,高可十余丈,内外皆以粘泥涂之,无雉堞、射台、壕子”,“内城与外城筑法相同,只是有雉堞和隔台,东、西、南三门上设板屋,但无上盖,仅设楼梯上下 通行”,“内城内又设木栅,栅内奴酋(指努尔哈赤)居之”,极为简陋。所谓宫室,佛阿拉城木栅内有二处居所,一是努尔哈赤,一是速尔哈齐。努尔哈赤居所占台地正中的最高处,有二门,大门朝东,小门面西偏南。栅城内正中一通砖墙将其分成东西两院,有盖瓦中门相通。东院有房屋6所,多为丹青盖瓦房,也有草房,处理政务,宴请宾客,祭神祭祖的“殿堂”为“五间盖草”房;其东北的8间“行廊”、“客厅”及正前方的三间“行廊”均以草盖顶,亦为“召集臣属,议事宴饮”之处。西院有9所建筑,努尔哈赤常属之“宫”为三间草舍;有楼阁皆建高台上,或于“高可十余尺上设二层楼阁,或于高台八尺许上设一层楼阁”,上盖丹青鸳鸯瓦,墙涂石灰,柱椽饰彩绘。经中外学者实地考察,上述记载是可靠的。

从上可以看出,佛阿拉城的宫室建筑,与满族民居的草房3、5间相同,楼阁建在高台上;有“行廊”的建筑,也与乾隆初年盛京皇宫“过道楼”的记载相类似,充分显示出浓郁的满族风格。

丹青鸳鸯瓦、柱椽饰彩绘，当是受了辽东地区汉族官僚地主住宅建筑风格的影响。

2. 赫图阿拉

1603年努尔哈赤移于赫图阿拉"筑城居住"。满语"hetuala"，译汉语意为"横岗"。1605年"于城前复筑外城"。据遗址实测，赫图阿拉城东西长510米，南北宽465米，外城为圆角方城，内城墙高约4米，底宽10米，东、南、北三面有门，西为断崖。努尔哈赤将"汗宫"建在南端的高台上，后紧依城墙。在城西北四里许一片广阔的平地为"可容数十万众"的练兵场。1616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号"金"，"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上升殿，登御座，……以是年为天命元年"③。此殿尚较简陋，建在长18米、宽11米、高2.5米的高台上，是努尔哈赤上"覆育列国英明汗"尊号的地方，因称之"尊号台"，俗称金銮殿，位于内城北门之东。它是一座坐北面南的长约12米、进深7米的三间青砖瓦房。经1957年试掘，采集了一些建筑材料残件：青砖大约均为33—34厘米长、15—16厘米宽、8—9厘米厚，烧制较粗糙；瓦当有突起的牡丹花纹和蕃莲纹，压条均呈乳钉双道方格状，筒瓦滴水为虎头纹，脊吻有兽头，斜插灰陶剑柄。这些建筑材料与佛阿拉时期的材质、纹饰大致相同，但有所发展。

从上可见，赫图阿拉城的宫殿建筑，宫与殿分开，均建在高台上，与满族民居无大不同，有满族风格；瓦当上的牡丹花纹、蕃莲纹、筒瓦滴水的虎头纹，系受辽东汉族官绅衙署居室影响；脊吻的兽头、剑柄连系在一起则有些狩猎生活的意味。

3. 辽阳东京城

努尔哈赤在进占辽沈地区前，在不断的征战中曾于界凡、萨尔浒建城筑宫室，其宫室建筑与佛阿拉、赫图阿拉时期相类，虽保有一些明显的满族建筑风格，但仍是无章可循，尊卑之别不明显。

1621年努尔哈赤迁都辽阳，6月先"于辽东城内修建汗居之小城"④，后在战争环境、满族习俗的影响下，乃在辽阳太子河的东岸天然台地上另建一城，即所谓东京城（今辽阳东京陵分新城村），不能不说是满族习俗支配的顽强性所致。

台地满语称 ala，辽阳东京城建在呈凹字形、由南向北逐步升高的台地上，它的最高处是 yaman（衙门，即宫殿）所在地。该遗址经1973、1979、1986年等多次调查，城为砖石城，底座为条石，上部为砖筑，中以土夯实，"城周六里另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城有八门，东面：抚近、内治；西面：怀远、外攘；南面：德胜、天佑；北面：福盛、地载"⑤。城门为底以条石上以砖筑的拱形门，城墙外围有护城河。在宫殿遗址先后发现有地面散存的每边长19厘米、厚5厘米的六角绿釉铺地砖十几块，黄绿两色琉璃筒瓦和勾头、殿柱的砥石、天命铜钱等。勾头为蕃莲花纹饰，压条为黄琉璃乳钉上衬江牙纹。该殿为八角形，内外排柱16根，柱径在45厘米左右，殿顶铺黄绿两色琉璃瓦，建在2米高的人工夯土台上⑥。东京城皇宫的居住区在八角殿西约100米处的全城最高处，由于今人居住，后宫遗址已遭破坏⑦。1973年发现一户人家掘土挖窖而暴露出一段楼房的基础，台上建楼也是满族的特有风格。皇宫建在人工夯筑约高7米的高台上，台呈正方形，面积为16×16＝256平方米，土台外立砖贴砌。台之外，有环绕土台的土墙，为低于台表的围墙，类似沈阳故宫牡丹台上的更道。台的最下层与地表相接处用青砖隔开，铺成以固台基。

从上可见，进入辽沈地区后，东京新城以砖石筑成。有8门，城外有护城河，宫室建筑使用黄绿琉璃筒瓦，勾头上的蕃莲花纹饰，压条为黄琉璃乳钉上衬江牙纹，瓦件上采用龙凤图案等，同佛阿拉、赫图阿拉时期建筑相比，受汉族建筑和皇权思想影响的比重不断增长。但台地上建

宫室、楼阁、八角殿、殿宫分筑等满族独特的建筑风格也保存和涌现出来。同时由于是第一次将统治势力扩大到人数众多的汉族地区，在宫殿建造上还缺乏应有的设计人材，对汉民族文化的吸收还处在初级阶段。由于没有将前代宫殿建筑的群体作为楷模，辽阳东京城的宫殿建筑仍处于幼稚阶段。虽然如此，初创时期的满族城郭宫室，在向汉族学习和封建化的进程中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清前期皇宫建筑的形式、布局和艺术风格

这里所说的清前期皇宫建筑，主要是指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所建宫室、皇太极继位后所建宫殿，清入关后历代皇帝主要是乾隆皇帝对盛京宫殿群增减亦一并叙及。

1. 努尔哈赤在沈阳所建宫室

1625年(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此举虽然有些"出人意料"[8]，但不应看作是满族领袖的灵机一动。既然有人承认是"深思熟虑之举"，盛京皇宫的兴建当筹措在前。据传世史料记载，修建辽阳东京城"造八角金殿"在天命七年(1622)，用了大量"龙砖彩瓦"[9]。实地考察发掘辽阳东京城皇宫旧址，却极少发现。在当时烧造黄绿琉璃瓦极不容易的情况下，辽阳东京城皇宫的那些建筑材料，当悉数运往沈阳。辽阳东京城宫址俗称凤凰山，有一段民间口碑可以证明上说："有一凤凰单腿直立于凤凰山上，立了一会儿就向沈阳方向飞去。经哨兵一路观察，最后落在沈阳。而凤凰山随之增高，因此说这里风水不好，努尔哈赤就把建筑用的材料都运往了沈阳"[10]。此说虽不无附合之嫌，但对宫殿建筑材料的使用搬运当为真实之笔。因此沈阳宫殿的修建，当在努尔哈赤正式迁都沈阳前即已开始准备。

努尔哈赤奠都沈阳，改筑旧城，"增拓其治，内外砖墙高三丈五尺、阔三丈八尺，女墙七尺五寸，周围九里三十二步。四面垛口六百五十一，敌楼八座，角楼四座。改旧门为八：东之大东门曰抚近，小东门曰内治；南之大南门曰德胜，小南门曰天佑；西之大西门曰怀远，小西门曰外攘；北之大北门曰福胜，小北门曰地载。池阔十四丈五尺，周围十里二百四步。钟楼一，在福胜门内大街；鼓楼一，在地载门内大街"[11]。至此，满洲贵族所建都城完成了一个由小到大、由不规范到规范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山城、半山城到平地筑城，从由土筑城、夯土布椽筑城、土石城到砖石城，从不规则的圆角方城、菱形城到规则的四角方形砖石城等。这一切标志着满族建筑艺术的进步。这同进入辽沈地区后更多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大批汉族工匠参加城郭宫室的建筑，有重要的关系。

努尔哈赤在沈阳所建宫殿，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舆字225《盛京城阙图》得到明确印证：他在沈阳修建了与辽阳东京城类似的八角殿、十王亭(八旗亭)，修建了位于福胜门(大北门)与地载门(小北门)之间，镇边门内西南部的宫室。这种宫与殿分设两处的建筑格局与辽阳东京城所建八角殿与宫室分开的情形是一致的，表现出浓郁的满族风格。

八角殿、十王亭在建筑布局上为一组完整的亭子式∧型院落的宫殿建筑，是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新设计。八角殿又称"大衙门"、"大政殿"，位于院落正北居中，建在1.5米高的每面9米的8面"须弥座"台基上，台基绕以雕刻精细的荷叶、净瓶石栏杆，周围出廊。在建筑结构上各间为"斧头眼"式隔扇门六面，向内开放，不砌砖石，门下裙板饰龙首朝内龙纹，左右二龙相对。殿内为"彻上明造"斗拱天花，外檐为五踩双下昂斗拱，殿顶为八角重檐攒尖式，满铺黄琉璃瓦绿剪边。殿有四门八面，石栏杆外有东南西北四个踏跺，东西各九级，北为十二级，正南门

前有两个金龙蟠柱，两组十五级踏跺正中有御路夹云龙石雕，阶陛下近百米长的御路延伸，直贯院落南北。殿顶与殿身之间以立柱支撑，看外檐立柱每面 4 根，八面共 24 根。内外三层共圆柱 40 根，莲花柱础，梁枋外贴一层木雕装饰，装饰外形中央为头面似狮角似羊的兽头，两旁为人手抓卷草花纹。五踩双下昂斗拱推出屋檐斗拱体形较大，排列疏落。梁枋和斗拱上的彩画以青绿为主，二斗拱间垫板上用红底子沥粉贴金饰降龙二条和火焰宝珠。在建筑艺术上，殿内"彻上露明造"，满绘彩画的斗拱分上下两层和内外两环，降龙天花藻井为由 8 根蟠龙金柱支托的八角形，最上层收缩为圆形井心，有木雕金龙盘于流云之中，龙头俯视，在层层斗拱衬映下更显降龙的皇威。藻井周围诸角有木雕垂莲，中层内环有 8 个井字天花，用圆形莲瓣装饰，莲瓣中央为福禄寿喜诸汉字；中层外环亦有 8 个井字天花，圆形莲瓣纹中央各有一个不同的梵文字，为表示四面八方的"种字"，具有浓郁的蒙藏喇嘛教色彩。殿顶正中高耸一组相轮宝瓶、火焰珠，为五色琉璃制成；宝瓶正中拴有 8 条铁链，放射状伸向 8 条彩脊；彩脊饰有 5 色行龙，每条彩脊上各有一黄帽绿袍，腰系丝绦，足蹬皂靴的蒙古力士手牵铁链朝向殿顶，寓意"八方归一"；彩脊末端饰有獬豸麒麟、仙人等；檐上和殿顶满铺黄琉璃瓦，绿琉璃瓦剪边既有浓郁的满、蒙、藏族建筑艺术特色，同时又表现出汉族封建思想和建筑艺术风格。

在大政殿御路两侧，对称依序排列十座亭殿，近大政殿向前略微突出的两座亭殿为左右翼王亭，其余八亭则按八旗序列呈燕翅状排开。东侧为左翼王和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王亭。西侧为右翼王和正黄、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王亭，合称"十王亭"或"八旗亭"。

综上，大政殿十王亭的整体建筑布局艺术风格，明显地体现了清初八旗制度、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和君臣合署办公的政体，同时也体现了满族固有的民族特色和其它民族建筑艺术风格在宫殿建筑上的反映。大政殿的须弥座式台基，殿顶的相轮宝瓶、火焰珠、八条垂脊上手挽铁索的蒙古力士，殿内梵文天花、外檐柱顶的卷角兽头卷草纹饰有明显的蒙藏喇嘛教的建筑特色。但从大政殿的建筑结构上看，其八角重檐、廊柱式、大木架结构飞檐、双下五踩昂斗拱殿内的天花和降龙藻井是师承宋代"营造法式"的汉族传统建筑手法，殿内外的金龙蟠柱、隔扇门裙板上的龙浮饰御路上的云龙石雕、殿内满布龙形装饰体现了汉族以龙代表天子的至尊无上的思想。不难看出，在充溢满族风情的大政殿建筑之中，汉族的影响亦占主要地位。但是以往的史学家和建筑史家却忽略了这一点。大政殿的殿顶显示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凝聚着多民族尤其是汉族建筑艺术为主体的结晶。《诗经·小雅·斯干》中对屋顶的造型发出过颇具浪漫气息的赞叹："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12]。用来形容大政殿的攒类顶，是非常合适的，说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内涵。

2. 皇太极在盛京所建宫室

清太宗皇太极于天聪、崇德年间在大政殿之西，今沈阳故宫中路创建了另一套完整的宫室建筑。这套宫室建筑群，南从大清门中轴线百米处的五彩九龙照壁开始，向北以中轴线对称的有东、西朝房各五间、东西奏乐亭、东西下马碑、文德、武功二坊、二石狮、大清门，构成宫殿区的前导。

大清门北两侧的银库、瓷器库各七间(后改建成飞龙翔凤二阁各五间)、东十一间楼、西七间楼，与面阔五间硬山前后廊式崇政殿组成前朝。崇政殿为常朝议政和举行大典筵宴之处，俗称"金銮殿"，为中路的主体建筑，是后金或清朝的施政中枢。

崇政殿东西两侧为各面阔三间的左右翼门，宫中人等由此进入皇帝和后妃的寝宫。崇政殿北两侧，西为飞龙阁，东为翔凤楼，其北高台中轴线上为凤凰楼、北辰殿、清宁宫。崇政殿、左

右翊门、飞龙阁、翔凤楼为一组四合院建筑；高台上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读书宴饮的凤凰楼，北辰殿与皇帝后妃所居住的清宁宫、关雎宫、麟趾宫、衍庆宫、永福宫及清宁宫两侧的东西配宫组成又一组城堡式的四合院建筑。高台前后有阶梯以便通行，更有半地下的窖道以传膳食。高台北有内宫仓二十八间，面朝东西各三间的碾磨坊，均以中轴线左右对称。

皇太极时期的中路皇宫建筑早从天聪年间、晚至崇德年间当均已建成，与现有沈阳故宫中路建筑稍有不同，但仍可看出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向，它的满族特色有如下几点：

(1)从大清门、崇政殿、清宁宫等宫殿来看，均为硬山式，有明显的满族风格，与民间的海青房大致相同；

(2)四合院的建筑模式；

(3)居住区建在高台上，凤凰楼如城门楼，四周绕以院墙，整个是城堡式的建筑。

若从其建筑形式、布局和艺术上看，受汉族传统建筑的影响更加明显，汉文化色彩也更加浓郁：

第一，主要建筑如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等屋顶均满铺黄琉璃瓦绿剪边，其中黄琉璃瓦作为主调使用说明汉族皇权主义的思想已占上风；

第二，建筑格局基本左右对称；

第三，房屋体量加高加大，采取了勾栏、须弥座台基、红漆隔扇门，在正脊、垂脊、搏风、螭吻、墀头、山顶等部位大量使用五彩琉璃瓦更显皇宫的庄严、高贵、肃穆、富丽；

第四，龙凤纹、牡丹纹、卷草纹、吉祥兽雄狮、麒麟、仙鹿、翔鹤等雕梁画栋飞金走彩的装饰；

第五，大清门南区为宫殿区的前导，突出皇权的等级威严；

第六，崇政殿前两侧有黑布瓦、面阔各七间的银库、瓷器库，与殿相连的左右翊门，同居于中轴线上的崇政殿相比，在规制、体量、气势上都较低，在布局上起过渡与陪衬作用，十分鲜明地突出了皇帝御殿的主体地位、无比权威和不凡气度，集中体现了汉族的中央专制集权的皇权思想，具有深刻的政治内涵；

第七，皇太极时期的皇宫建筑符合汉族传统的皇宫“前朝后寝”的宫殿建筑布局原则，与努尔哈赤时期的佛阿拉、赫图阿拉、东京城以至沈阳大政殿十王亭相比有明显的不同，使我们可以看出满族在向汉族文化学习有了明显的质的进步，但与传统的汉族皇宫一系列规制如“五门三朝，九重天子”、“前朝后寝，六寝六宫”等相比则因帝业草创还尚未完全具备。

3. 康、乾时期的盛京皇宫建筑

盛京皇宫建筑，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初具规模，至康熙特别是乾隆时期才趋完善。沈阳清故宫基本保持着努尔哈赤、皇太极以至康、乾、嘉等时期的积累式建筑文化风貌。沈阳清故宫的宫殿建筑群，就其建筑形式、布局和艺术风格的完善及金碧辉煌，集中表现了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向和归宿，即吸收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化精华、保留着满族文化的部分特点。所以，分辨不同历史时期盛京皇宫建筑形式、布局和艺术风格尤显重要。

(1)旧宫殿的重修

沈阳清故宫东路大政殿、十王亭本是努尔哈赤时期的宫殿建筑，反映着努尔哈赤晚年一汗独尊、十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历史风貌。因为在乾隆三年(1738)、十九年(1754)、三十四年(1769)曾进行了三次重修[12]，保存下来的现状，便有着乾隆时期的特色。

沈阳清故宫中路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以及两侧的主要建筑，在康熙年间、乾隆年间经多次重修[13]，因此较多地留下了康、乾时的明显特色和印记，因这些都尚需深入细致研

究，此不赘述。

(2)新建宫殿

从康熙帝开始的东巡祭关外祖宗三陵相沿成制。每次谒陵大典完成之后，皇帝率众还要瞻仰先皇旧宫，举行庆典和进行萨满祭神等活动，只能住在皇亲百姓家，或搭帐棚居住，即或住在旧宫亦不便明说，极不方便。从乾隆帝首次东巡盛京后，就下令整修旧宫，同时在旧宫院内新建了一批宫苑楼阁，改变了盛京皇宫的面貌。

首先，崇政殿前的银库、瓷器库"重葺"成"飞龙、翔凤二阁"。原翔凤楼、飞龙阁被拆除，在乾隆十三年(1748)新建了日华楼、师善斋和霞绮楼、协中斋，以中轴线东西对称。

其次，新建了东、西驻跸所。东所为皇太后驻跸盛京皇宫用，主要建筑包括琉璃门、东西"阿哥房"三间、垂花琉璃门、颐和殿三间、介祉宫五间、敬典阁二层楼一座。西所为皇帝后妃驻跸盛京皇宫用，主要建筑有琉璃门、东西值房各三间、迪光殿三间、保极宫五间、继思斋九间、崇谟阁二层楼一座。

以上新的一批宫苑建筑，基本上与关内同期宫殿建筑风格一致。东、西所的垂花琉璃门、保极宫前的抄手游廊等均为移植江南的传统建筑形式，宫殿内外的彩画装饰也明显具有清代前期关内特征。新建的东西所给人的印象是小巧幽静、清雅别致。制作精美的宝床、宝案、雕花嵌画的楠木隔扇，这些典型的江南风韵与旧宫殿简练实用、朴素无华的风格形成鲜明的对照。

同时，在崇政殿内建堂陛、宝座，殿前安设日晷、嘉量将殿前插边水平月台起高，殿前石狮一对移至大政殿前，阶陛、扶栏改修缩短，重新安装三组抱鼓石，又将殿中"糟朽弯曲木料俱各更换，彩画见新，以壮观瞻"[14]。

这样，崇政殿两侧东、西一批建筑和其前东西两侧建筑形成对称的新布局，使殿前庭院更加宽敞整齐，具有浓郁的汉族皇宫建筑风格，形成了盛京皇宫中路建筑的新风貌。

乾隆帝三、四次东巡盛京谒陵，在盛京皇宫又兴建了一批宫苑建筑。乾隆四十三年(1778)八月，第三次东巡盛京谒陵，为恢复陪都坛庙之制，后"命重修盛京天坛、地坛，移建太庙于大清门东"[15]，北为正殿五间，殿前西侧有焚帛小砖亭一座，东西配殿各三间，配殿之南各有顺山耳房二间，其南为庙门三间，东西角门各一座。太庙各殿屋顶满覆黄琉璃瓦，与北京皇宫太庙一样，虽然规模小，没有正规使用，但传统汉族皇家太庙建筑风格十分明显。

为了皇帝东巡驻跸盛京皇宫时读书、娱乐和存贮"四库全书"，乾隆帝命在所建西所之西建戏台、嘉荫堂、文溯阁、仰熙斋等宫殿建筑160余间[16]。这些建筑虽然规模不大，但其皇家建筑的汉族传统风格却更加明显了。由于西路宫殿建筑建成，整个盛京皇宫改变了"东重西轻"的缺陷，使建筑布局规整和谐，至此沈阳故宫明显地显现出三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建筑艺术风格，从后期的宫殿建筑看，汉族皇家宫殿建筑的形式、布局和艺术风格占据了主导和统治地位。

(3)拆除旧宫室建筑

康乾时期由于满族封建化的加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与日俱增。最高统治者虽一再强调保持"故俗"、"根本"，但仅是一种维护统治的主观意图，在客观历史规律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在盛京皇宫建筑上反映的文化内涵也是如此。前者的维修改建、新建及下面叙及的拆除都更多地反映后者受汉文化的强大影响并占据了统治地位。

此间拆除的盛京皇宫旧建筑不少。其中当有崇德年间在清宁宫南、凤凰楼北的"北辰殿"二间[17]，是位于沈阳清故宫中路中轴线上清初的重要建筑，使用频繁。崇德元年(1636)宫殿命

名时没有正式命名。清入关后废置不用,渐行塌毁。康熙初年圣祖降旨“停建”。此后便不复存在。

还有康熙帝东巡时居住过的“崇政殿前厢房”[13]三间,现已不存,当在其后拆去。

乾隆初年,在崇政殿后凤凰楼前原有一通道楼,又称过道楼。乾隆帝首次东巡盛京谒陵驻跸皇宫尚存,原拟用作皇太后行幄的宫门,在乾隆帝二次东巡盛京谒陵前与翔凤楼等一起拆去,建了师善斋、协中斋、日华楼、霞绮楼。康、乾时期拆去以上这些建筑,有的是有满族特色的如通道楼,有的是为整个宫殿更具传统的皇宫建筑规制如崇政殿厢房,都表明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向汉族皇帝的传统文化规制发展,而且占据了主体地位。

过去,在研究盛京皇宫建筑特色时,着重发掘被掩盖和不受注意的满族文化风格,这是必要的,而且取得丰硕成果,应予充分肯定;但是不应忽略满族文化发展趋势的主流,即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满族建筑文化向先进的汉族建筑文化学习并与汉族传统文化水乳交融,逐步表现出汉族传统文化特色的主要特征。

综上可见,盛京皇宫建筑是积累式的文化结晶,只有认真地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形式、布局和艺术风格,进行深入地研究对比,才能正确地了解满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建筑的形式、布局、结构和艺术风格是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民族传统文化的标志。从清前期皇宫建筑的形式、布局、结构和艺术风格可以明显的看出满族建筑文化在发展趋势中具有五个方面的历史时代特征:

(1)皇宫建筑形式由向汉族官僚住宅建筑形式学习到向汉族皇帝宫殿建筑形式看齐。

(2)皇宫建筑格局从清太祖始建的几处具有满族特征的建筑布局不规则发展到汉族皇帝传统的宫殿建筑前朝后寝中轴线左右对称。

(3)宫室的艺术风格从简单的“盖丹雘甍瓦,墙涂石灰柱椽饰彩绘”,发展到“满铺黄琉璃瓦绿剪边”、“梁枋和斗拱上的彩画以青绿为主”的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和红漆隔扇门。

(4)到乾隆时期重修的大政殿八角重檐、廊柱式、大木架结构飞檐、双下五踩昂斗拱、殿内的天花和降龙藻井完全是师承宋代“营造法式”的汉族传统建筑手法,殿内外的金龙蟠柱、隔扇门裙板上的龙浮饰、御路上的云龙石雕、殿内满布龙形装饰充分体现了汉族以龙代表天子皇帝的至尊无上思想。

(5)乾隆时重修的大清门、崇政殿一路建筑房屋体量加大,采取了勾栏、须弥座台基,正脊、垂脊、搏风、螭吻、墀头、山顶等部位大量使用五彩琉璃瓦,又采用龙凤纹、牡丹纹、卷草纹、吉祥兽、雄狮、麒麟、仙鹿、翔鹤等雕梁画栋飞金走彩的装饰,正殿在翊门等衬托下的建筑艺术风格代表了康乾盛世时代,突出体现了汉族传统的中央专制集权的皇权思想。

由此不难看出,一个国家的发展历史不论那个领域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有机结合,清朝宫廷建筑形式结构、布局、艺术风格的发展变化的实证,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的经验和事实告诉我们,只有打破闭关自守的封建文化意识,把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到一起,吸取其先进的因素,才能创造更加辉煌的符合本民族的新的灿烂文化,才能给后人留下价值无量的宝贵财富。

---

①《关于沈阳清故宫早期建筑的考察》。

(下转第 76 页)

①富育光《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②《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一辑，第 254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③《明清史料》戊编，第 13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
④《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4 辑，第 71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⑤同④第 4 辑。
⑥《中国大百科全书·档案学卷》，《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14 辑。
⑦《满文老档》上册第 101 页，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⑧杨宾《柳边纪略》。
⑨《明清史料》己编，第 890 页，中华书局 1987 年影印本。
⑩《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 4 辑，第 148 页，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⑪《清圣祖实录》卷 278。
⑫《清太宗实录》卷 5。
⑬《清太宗实录》卷 28。

（上接第 67 页）
②《盛京皇宫》引言之《满洲实录》满文重译。
③《清太祖实录》卷 5。
④《盛京通志·东京城》。
⑤⑥《论清入关前都城郭与宫殿的演变》。
⑦《辽阳清“东京城”考察报告》。
⑧《盛京皇宫》第 4 页。
⑨《侯氏家谱》。
⑩1986 年《辽阳东京城考察报告》。
⑪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
⑫转引自《清宫大政殿》。
⑬《清高宗实录》卷 62。
⑭参见《沈阳故宫文集》（1979—1982）第 23、25 页。
⑮辽宁省档案馆《黑图档》第 356 册。
⑯《清高宗实录》卷 1065。
⑰《黑图档》379 册。
⑱《满文老档》崇德元年五月十四日。
⑲《黑图档》康熙三十七年新行档。